

石山底的故乡情

吴建春

我对于祖籍故乡石山底村的印象,一半来自家传,一半来自四岁时的零碎记忆,以及一幅故乡的临摹画。

出生在开化六零后的我,对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移,没有太多感受。而父辈们则是当事人,在他们心灵深处,始终有一份割舍不掉的老家情结,或多或少也感染到后一代人。让后人知晓,自己的祖籍在淳安石山底,当初父辈们的背井离乡是为国义举,支持国家水电工程建设,谱写了一曲无私奉献和可歌可泣的移民发展史。

我四岁那年,二弟才一岁多,倔强的祖父带领全家返迁石山底,一同返回的还有其它6户人家。因房屋早已损毁,水位已经满到半村高,各户只能搭个草棚临时安家,我家的草棚搭在最高处。良田被淹,养家糊口就只能靠上山砍树,砍紫皮,开山地种菜。日子虽过得很辛苦,但他们还是咬牙在坚持。在这期间,水库管理人员经常上门做劝导工作,依然没能让祖父他们回心转意。后来随水位涨上来,草棚将要被淹没,大伙就搬迁到后山省田坞林场里住。那是个国有林场,因人员迁移,一部分职工离职而去,闲置了一些房屋。大概是林场领导看见移民生存窘迫,于心不忍,收留了7户人家。最终因水位快速上涨,林场也要被淹没,这才使持续大半年的返迁之旅最终画上句号,7户人家重新回到开化县的新建村。

这些信息,都是祖母后来告诉我的,我只是有点隐隐约约的印象。

四岁的我,幼年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浮光掠影,按说是淡得模糊不着痕迹。事实也是如此,大部分我已没印象,唯有几个零碎的片段和细微的情节,刻在脑子里,记得很清晰,至今也没有忘记。

在我的记忆里,依山而建的村庄是一片断墙碎瓦,残垣

颓废的景象。我和小伙伴对这些破墙乱土毫不介意,依然是踩瓦砾、翻墙根、掀砖瓦、咧小嘴,玩得很开心,这与长辈们忧心忡忡的脸色形成鲜明对比。一天,我在芦苇里拣了一个蛋,高兴地交给祖母;在省田坞山沟里,我与小伙伴翻石块抓螃蟹的细节;跟随祖母去三里毛家姑姑家走亲戚,回来时迷路了,找不到渡船的情景;甚至我做梦,梦见一只大公鸡啄我一下的情景;返回开化,走到村口樟树林,我伏在父亲背上,听见水田里蛙声一片的情景,都还历历在目,深印脑海。

也正因为我有这段模糊的经历,让我比其他同龄人更加关注故土石山底。我曾通过谷歌地图查找,百度搜索,寻找它的蛛丝马迹,甚至幻想某一天,坐船亲眼去看一看它。但据村里去过的人讲,村庄早浸于水底,唯一能见标志是村后的山头,如一条覆船静静地盖着。

那幅石山底村画,我高中毕业之后,父亲才拿出来给我看。画作是村里成分不好的画师吴扬先生,对着照片临摹的工笔画。村中的三条石阶路、房屋、埠头和水磨房都画得很清晰。一座木桥直通对岸霞天坪,村民的大部分耕田都在那边。祖父评画,说画得很像,能准确找出自己家的房屋。据说吴扬先生共画了三张,我祖父留一张,村支书吴承西存一张,还有一张不知在谁手里。祖母曾指着画告诉我,祖籍石山底,原属遂安县,后来才与淳安合并一县。村以石山为名,分上、中、下三门。我问为何分三门?她补充道:因为最初流落到此地(石山底)的祖公是亲兄弟三个。我听后暗自思量,三根香火,繁衍到迁移时候已是300多人的小村,该经历多少代了。

那幅村画,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后来搬家,翻出来被人拿来弄去丢失了。而另两人藏的画,最后也找不见了。我的父亲,一个热心此事的古稀之人,凭自己的记忆,用毛笔勾勒古村的大概模样。因画画水平有限,他自己也不满意。听

说排岭镇有位老人,有手绘版的遂安狮城地图,便亲自跑去找人。最后,人找着了,画也拿到手了,并带回一本厚厚的淳安县志。

今年夏天我休假回国,去父亲房间坐一会。他把画和书都给我看了,还跟我讲了寻画经过。随后,他又絮絮叨叨跟我谈起修家谱的事,说到本村几个热心人士,正在为这事奔走操心;说到别村的人,去千岛湖里寻得旧村遗址,立石刻碑字等等。对此,我没有特别正面回应他。一是自己常年出国工作,二是回来休假时间太短,处理一些琐碎之事尚感觉仓促,哪有精力顾及其他。所以对于父亲热衷此事,我不仅不反对,还鼓励支持他,希望他能心想事成。

说到修家谱,令我感到羞愧。我家祖父原本收藏十几本家谱,当时作为小学生的我不知道家谱的作用和价值,看到盖在酒瓮口上长本谱书,就拿出来翻阅,因看不懂毛笔字繁体古文,被我一张张撕掉,折成纸标玩游戏了。现在想起来,还懊恼不已。

光阴似箭,一晃过去五十多年了,物事人已非。如今的千岛湖已不是当初的千岛湖,她的美丽风光已传遍五大洲,扬名全世界。这不仅是千岛人的骄傲,也是我们这些外迁子民的骄傲。是我们的先人,是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勇于牺牲的精神和无私奉献换来的美丽风光。虽然从地理位置来说,我们移居他乡,但亲情是割不断的,就像我看见淳安人有种天然的好感一样;就像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总是说千岛湖人;就像我祖籍石山底村静躺湖底,不见天日,血脉里的感应气息仍在相吸……因为我认定千岛湖是我第一故乡,开化是我第二故乡。

记忆像爬在藤上的旧时光,我如果走近或者走进,就会被它们的无声所感染,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这个角落,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

我说路遥

金晓星

路遥被称为“陕西三大家”之一,另两位是贾平凹、陈忠实。

三位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念大学时,贾平凹的小说、散文开始在校园风靡。我个人认为,同当时不着边际、脚不沾地的武侠热作品相比,贾平凹的作品像一股清澈的溪流,径自在原生态的森林、草原流淌,没过青草和蓑叶,漫过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构筑出一个又一个高亢清远、纯真无垠的世界。

陈忠实的作品一直未曾读过。大约是2017年,偶然看了几集电视连续剧《白鹿原》,触动了我的心思,觉得作品有些深度。于是专门到书店把长篇小说《白鹿原》买来,认真读了起来。读完后又和电视作了比较,电视上一些情节和小说不一样,作了一些改编。细细品味,以为电视反而没了原作品揭露的深度和广度。可能读者和观众没有留意《白鹿原》的潜台词——弘扬“种田万万年”、宗法管理制或逃脱政治羁绊、战争丑恶什么的,才是陈忠实写这部长篇的意思。

路遥的作品,主要是中篇小说《人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我都认真读了,都是写黄土地里奋斗的人们,都是写青年励志故事,都是写男女爱情故事。这两部小说产生的影响力是空前的,影响了几代人。马云说,路遥对我的影响最大,18岁时,我是蹬三轮的零工,是《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路遥首先是一个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家。他出生在黄土高原,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十分熟稔,对这里的人们再熟悉不过了。虽然黄土高原荒瘠,但在路遥眼中,黄土高原并不亚于莺飞草长、芳香滋润的江南,心心念念的依然是这片黄土地的人们,对乡党有刻骨铭心的感同身受,这里的人们自然而然成为他作品的主角。黄土地恢宏壮观,俨然成为路遥作品的主色调、主旋律。这是路遥的优势和禀赋,因此,他的作品根植于黄土地,着力写黄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非常接地气,散发出黄土地的淳朴、厚重和甜润。

其次,路遥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路遥对劳动、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对生活艰难的黄土地熬活的人们的同情,努力写出他们生存中的喜怒哀乐,展现他们不屈从命运安排的坚韧和倔强。他以悲天悯人的笔触,书写他们的营生、思谋和追求。犹如呈现一幕苍茫的黄土地,沟壑纵横的大背景,刻画出一群头裹白头巾、手持铁锨、老皱脸的陕北老汉,在夕阳的映衬中依次在黄土高坡从高到底排列,佝偻着腰,不住地流汗,不停地刨挖的群像。这是路遥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无尽讴歌和颂扬。

再次,路遥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说:一切安乐,无不来自困

苦。路遥的作品,无一不在诠释这一哲理。无论是《人生》中的高加林,还有《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形象,路遥都写出了他们的奋斗历程、坦露他们的心路历程:彷徨、徘徊、困惑、挣扎、追求、奋起……路遥的作品,没有回避社会矛盾和思潮激荡,敢于直面严苛的现实,抽丝剥茧,丝丝入扣。他善于从人物经历一个又一个生活真实和细节中,折射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中篇《人生》发表于1982年,那个时代,改革开放也只有四五年时间,路遥就以自己独到的思想和见解塑造出高加林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高加林形象完全不同于以往极左年代作品中竭力塑造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爱恨情仇的崭新的青年形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高加林身上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影子。高加林追求和探索人生的历程,是那个时代青年人不甘于平庸沉沦而奋起追逐人生至高目标的一个缩影。高加林的悲剧结局,也是那个时代体制禁锢所造成的——改革刚刚开始,阻碍社会进步的顽固势力还十分强大,作品通过人物形象深刻地折射出改革推进的艰难、遭受到的种种社会阻力以及时代大潮下普通人的命运走向。这种揭露的力量是空前的,是震撼人心的,是痛心疾首的,留给我们一个时代的巨大拷问和严峻的命题。记得电影《人生》播出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些已经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大声疾呼,愿意出资支持吴天明导演拍《人生》续集,要把高加林悲怆的命运给彻底逆转过来,以遂国人“大团圆”的喜好。不知当年吴天明导演听到这些呼声后,是如何思忖这件事。但《人生》续集始终没有拍摄,我觉得这是吴天明的高明之处!

我个人以为,就小说创作的能力而言,总体感觉路遥驾驭中篇的能力超过长篇。有读者会说,当然创作长篇难。对的,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之前,准备了三年的时间,阅读了110部名著,翻阅了几乎国内所有大报副刊,尤其是《参考消息》,还从杂志上剪辑资料等。有人说,路遥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我非常认同。但以路遥的阅读、思考、人生阅历、思想境界、创作技巧、谋局布篇以及文字功底而言,创作长篇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选择,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虽然,百万字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出版后同样引起轰动,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们同时不得不这样说,小说中一些心理描写、景物描写、人物动作和对话的描写以及小说结构等,是显得稚嫩的、不够娴熟的。于路遥而言,《平凡的世界》榨干了他所有的所有,日复一日的熬夜、抽烟等不良生活习惯,彻底击垮了他的身体。

我认为,路遥的英年早逝,同他执意创作百万字的长篇《平凡的世界》分不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一生活了49年沾着血和泪的祭奠之作!



芹江 李益华 摄